

苦厄中的信、望、爱

——对史铁生散文遗作内涵的一种解读

刘莉

(江南大学人文学院,江苏无锡214122)

摘要:史铁生在他散文遗作中,将生命的苦难纯化为丰富而深邃的精神资源,不仅关注生与死、现实和理想、困境与信仰,更探微于人性的细微奥秘。其遗作以充沛的精神信仰、无限的希望与广博的爱愿而震撼人心,这种被神性光辉引领并照亮的精神追索,可用《圣经》所示的信、望、爱加以概括。他对信、望、爱的倡导是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财富。

关键词:史铁生;散文遗作;苦难;信;望;爱

中图分类号: I207.65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433X(2014)01-0173-04

在史铁生离开人世3周年之际,重读2012年《收获》推出的“史铁生遗作特辑”,这是史铁生夫人陈希米在他去世后整理的各类创作约8.5万字,收入了他未发表的散文《昼信基督夜信佛》和小小说3篇,以及与王安忆、王朔、小水等人通信6封,还有未完成的长篇作品《回忆与随想:我在史铁生》(四篇《论死的不可能性》、《生或永恒的欲望》、《我与史铁生》和《恐惧》,可归入散文类)。读这些作品,可以感受到作家对生死的精辟见地和对人生课题——信仰、希望、残疾与爱情一如既往的思考与追索,也可体会到他临终的诚恳告白。

一、照见一切苦厄

佛教经典《心经》开篇说“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,照见五蕴皆空,度一切苦厄”^[1]。度一切苦厄,可说是佛教追求的一种圆满境界,而人生现实是生而苦。苦是苦恼,能逼迫身心。厄为灾厄,即祸患险难。苦厄是生活的常态,也是作家史铁生在病床上苦思之结论,他认为“大凡向生的信念,绝不会告诉你苦难是可以灭尽的。……乐观若是一种鼓励,困苦必属常态;坚强若是一种赞誉,好运必定稀缺”(《昼信基督夜信佛》,以下简称《昼夜》)。熟读了基督教与佛教经典的他看清了人生真相,也指出了这一通识“人的迷茫,根本在两件事上:一曰生,或生的意义;二曰死,或死的后果……在我看,基督与佛法的根本不同,集中在一个“苦”字上,即对于苦难所持态度的大相径庭。”他认真阐述了自己所认识到的两大宗

教的不同,基本切入点显而易见:人生而苦。在《给王朔的信》里,他认定基督之神于存在之初、创造之始,就在无穷的处境和道路中,对人类排除了那种无苦而极乐的特殊的优惠。而佛教的基本理论就有“苦集灭道”四谛说,苦谛所言的“苦”不仅指人生肉身之苦,也包括精神上多样痛苦。联系作家本人,残疾与苦难可说是他生命的常态,他曾自嘲自己的职业是生病,业余爱好是写作。从21岁双腿瘫痪,48岁患尿毒症,60岁辞世,“史铁生的‘病残’‘参照’着的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‘历史病残’……薛毅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,他说这是‘人的残疾’”^[2]从“残疾人也是人”到“人都是残疾人”,对病残人生的“苦难”抒写构成了史铁生写作中最基本的命题和全部写作的精神出发点,如历史之镜,照见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残缺和苦厄,也使史铁生因执着的人生追问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家。可以说他特殊的经验和叙述已建构了一种史铁生式的苦厄哲学。他曾以基督教故事中的约伯自喻,而上帝伟大的创造暗示不断受苦难的约伯,“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,威力无比的现实,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。约伯于是醒悟”^[3]。约伯的醒悟也是史铁生的醒悟,他说“大凡向生的信念,绝不会告诉你苦难是可以灭尽的。”(《昼夜》)基督的神圣烛光要照亮遍布苦罪的人世间,供奉佛祖的庙堂香火也在祈祷排除一切人间苦厄,而被病痛折磨四十载的史铁生凭意志、理性站到了那样的高度,用遗作之笔为我们洞开了世界本质之

收稿日期:2013-10-20

作者简介:刘莉,女,江南大学讲师,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。E-mail:liuli080111@yeah.net

窗。他的散文是从苦难人生中汲取的养料,是困境生命中的光亮。在他留下的最后书写中,他首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,以警醒俯瞰大地人世,从个体身体残疾这个关于生命苦难最直接的经验感知开始,凭理智与想象镇静地探究人生的“死亡、欲望、信仰、虚无、意义”等课题,发现着生命和世界的“残缺”情态,坦然地承受和接受“苦难”。同时,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在“向死而生”中试图寻找生命前赴后继无穷止境被牵引的力量和光芒,他说“我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,去看生”(《论死的不可能性》)。生之痛苦、人之残疾在他笔下转化为丰富的精神资源,这些文字也就有了超越生死、富于启迪的价值。

理性地认同与正视人间苦难事实是他思想精华的一部分,因他揭示得比常人更感性与深刻。史铁生遗作散文之光芒主要在于其时刻充满着信仰、希望与对爱之追索,这种被神性光辉引领并照亮的追索,借用《圣经·哥林多前书》中“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望、爱,这三样,其中最大的是爱”^[4],可以找到解读史铁生散文内涵特色的钥匙。

二、信:昼思夜想的主题——“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”

史铁生的遗作,让我们看到作家将自我沉淀到了一个纯粹的境界里,思考着生与死、残缺与爱情、苦难与信仰等重大问题,重点关注了信的重要性,并说明应怎样去信。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智慧结晶。地坛里那个柏树下轮椅中孤独的背影已让我们难忘,而今“中国作家里的约伯”^[5]形象则更让人敬仰。学者赵毅衡说“在这样的时代,史铁生是孤独的。我们能躲避救赎的需要,史铁生不愿躲避。像他那样思索的人,不再享受神性的覆盖时,就无法不感到一种宇宙性的孤独;如果不追索终极关怀,人生就是空无一物的存在。”^[6]《昼夜》以一个看似悖论的标题,思考一个重要课题,即信仰、信念。它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,不管你是昼信基督还是夜信佛,重要的是——要有所信。这是对存在的此岸世界有了自觉后的一种清醒和思考,是人生终极或到达神在的彼岸世界的精神财富或资源。面对人生限制和由此带来的生之苦难,人必须有所思有所念,在“生即是苦”的宇宙场中,立一个自我拯救的愿望,定一份谦恭的信仰于心。他的遗作就是在苦难与黑暗的人间绽放出的思想烛光,其信仰之美昭示着生命的智慧和理性的意志,警示着我们不至于在无根的生存跋涉中迷失与沉沦。他告诫我们,人要接受苦难,但不能放弃希望,信仰就在苦难的那一端,是人生的力量和依托。

长篇《回忆与随想:我在史铁生》由四个独立部分组成,将个体对生命的思考与创作融合起来,特别对自己关注的信、望、爱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诠释,充满思辨色彩,并融合散文、随笔、话剧、诗歌等文体元素,是作家在生命最后回顾一生并对创作进行的梳理和总结。这里提及其中一篇《生,或永恒的欲望》,开篇以电影银幕的描绘比喻人生并抒写“我相信,生命是起源于一种欲望,或者也可以说一种引诱。”在重拾三段“地坛”描绘后,他仿佛亲身参与了自己的出生情境,“我就是在那一刻走进了史铁生的吧?……上帝借一双纤柔的手和一颗宁静的心,签署了我与史铁生的携手到来,揭开了一场绝不宁静的戏剧。……所以,六十年过去了,我总是不能满足于种种依靠灭欲来维系的信仰。”他一直认为欲望是正常人性的一个标志,它支撑了人性也丰富了人性,而怎样去找到生命的真实而超越困苦,建设一条通向完美人性之路,史铁生给出了信念的钥匙,这是在彼岸的坚信中对人性的美好的期许和升华。

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像基督徒和佛教徒那样虔诚地皈依,作品中常论及的上帝更多带有主观倾诉色彩,是对高于个体的某种力量和主宰的敬畏,或许也可作上苍或命运之神解。他只是将笔触伸到的心灵的特殊一角,在“美”与“爱”的层面去看待操控一切的超自然神力,在思之所极的空茫处,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正义,树立起一份信心。“这选择与树立的发生,便可视作神的显现。这便是信仰了,无需初证却可以坚守。”^{[3]26}

更为重要的是,史铁生深化了所信对象的所指,从实到虚,要在心里体会到那超越自己的某种精神力量——看不见而信。他曾以“看不见而信”为题写到“科学之要在于识,其全部心愿都在弄清楚这个世界……信仰之要在于信,即认为世界的神秘是人永难知尽的,一代代行走其间必要有一份可以信赖的引领。”^{[7]75}先哲有言:神不是被证实的,而是被相信的。在《昼夜》中,史铁生延续和强调了这一思想“我仍认为:看不见而信才是信仰的根本……信仰,恰是人类面对无从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种不屈不挠、互助互爱的精神”。“科学以其小有成果而轻蔑信仰,终至促生了现代性迷障……‘看不见而信’最是容易被忘记。”在《给王朔的信》中他直接道出“《圣经》上说‘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’。无极的路是看不见头的。看得见,才谈得信(信仰或信心)。到达的,是实得(当然是种种好处),不是信。”有关这点,赵毅衡认为“史铁生对灵魂、宗教和神性的深入

是中华文明在灵魂探索上重要的标杆。”^[8] 史铁生正因为他执着探索“信”之力量,在中国式无实利则不信的“看得见才信”外,呼唤“看不见而信”,在多数人混沌未明之时,他倡导“昼信”“夜信”之信的落实。可以说,史铁生在信之路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,无论基督无论佛理,只有在对人生终极存一种选择,发一份树立,才是神的显现和有所信仰了。

三、望: 扶轮问路的智慧——“是信仰的真意,是信者的路”

《给王朔的信》里史铁生坦陈中国式信仰之弊,一针见血地指出终极信之过程中的追寻与眺望的重要:“……盼望的还是一处终止性天堂,并不真信一切都在无限的行走与眺望中。”“‘到达了无限’这话还是矛盾。不可到达的,才是无限。无限,只能趋近,或眺望。”此思考在《昼夜》里有了更明晰的表述,他认为人生追求完美是一条永无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,在这无始无终的路上,作家从《命若琴弦》起就一直思考与描绘着的“过程哲学”,望——希望、盼望、眺望。作为信之天梯的“望”,仿佛是在苦难人生中找到的一条绿色通道,将欲望之念引向过程的实践之行。《我与史铁生》中说“人在一条永恒行进的路途上……以一具偶然之躯所限定的角度,来观与行,来思与问……”笔者的理解是,如果说“信”是一种静态的终极恒在,那“望”就是趋向信之具体复杂的过程,也许曲折,但充满动态活力。

史铁生有这样的理念,人的追寻因着苦难,超越就在不必也不可能达到目的追求之中,(神的)仁慈在于,只要你往前走,他总是给路”^{[3]11}。在遗作里史铁生坦言信的内容应落实在充满希望的、无限的行走和眺望中,上帝保佑人的希望,希望与人同在,这是信仰的真意,是个体生命的践行之路、过程之旅,是信者之路。《回忆与随想》多次引用《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》片断,回忆童年欲望之萌生于己,欲望之初始于人的个体世界“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,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。……鸽哨声时隐时现,平缓悠长,渐渐地近了……这是件奇怪的事,我既看见我的眺望,又看见我在眺望。”于此文读者可看到他对他人之初始美好欲望的描绘,有男孩初有性别意识后的慌张、有男生女生青梅竹马的羞涩和欢乐、有少年情窦初开的掩饰与喜悦……许多优美的细节告诉我们的,是消灭欲望并非普渡众生,欲望永在却需引向“望”之过程,望是信心与希望的过程,是努力与创造的过程,是生命奋力行进的过程。他在《遗物》诗说“如果清点我的遗物/请别忘记这片天空/那是我恒久的

眺望/我的祈祷我的痴迷我的忧伤/我的精神在那儿羽翼丰满/我的鸽子在那儿折断翅膀……”^{[7]149} 我们说,望之内涵犹如一片天空、一条道路的博大丰厚,涵盖着飞翔与行走途中的一切曲折过程,在天堂与目的早已了然于心时,虽人与神有永恒的距离,但无限的行走与趋近中的眺望才是一个信者的最好状态。也如史铁生在致王朔的信中强调“‘到达’式的天堂观,是中国式信仰的无理性基础,故易生贪、争、贿赂与霸道。‘道路’式的天堂观,无始无终地行走与眺望,想当然就会倾向于真善美,相信爱才是意义。”

信与望之不可分割,有时正如一个旅人在路上,这探险之途要有终极之念,却也要有步履之实。联系他《欲在》一文开篇“信者境界,或可一字概括:爱……”^{[7]82} 爱是在实现人生完满过程中,他一直强调不能或缺的一种态度。《给王安忆的信》中他说:“所谓美好理想,可由一个‘爱’字概括,即无论什么信仰终归都要落在对他者(别人)的态度上,……惟当人的眺望更加辽阔,期待这一美好情感能够扩展到更大单位(比如说种群、国家、人类)之时,理想才算诞生。”多么崇高的指引,当人的眺望变得更辽阔之时,就不能不涉及旁人他者、涉及广博的人际联系和互爱之愿。可以说,基督教这一“爱的宗教”提升了作家对爱的理解,爱的理想正是作家找到的面对残缺苦难的现实救赎。

四、爱: 困苦生命的救赎——“惟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”

在史铁生看来,人置身于苦难世界,可有两种基本心态:怨恨和爱愿。怨恨致人孤单和争斗,爱愿可让人趋向信仰、尊严和伟大。爱只是个体的心愿,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,因而爱不要求酬报(名、利、情)。他的爱的哲学从多年前的《我与地坛》始就为读者所难忘,谁不被那里曾上演的隐忍与伟大的母爱所打动? 还有在四季变幻中永恒的兄妹之情、朋友之谊、夫妻之爱。史铁生从生命本源和生存终极意义的思考中,悟出“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: 残疾与爱情……爱情……是残缺的补救。”^{[3]65} 所以,他也只在《我与地坛》中有过这一句“有那么一会,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”,看似漫不经心却是化痛苦于领悟。在史铁生笔下,这真是只“有那么一会”之短暂时长,直至突然辞世,我们从他留下的所有文字中,体味到的都是豁达、睿智、警醒与温存。而温存绝对是他遗作散文拥有的体温。《回忆与随想: 我在史铁生》中,他仿佛站在时光长河的下游,深情地回望自己的出生源头,在回忆里细数童年

往事,从容淡定里是对死亡的旷达和超然,对生的留恋和赞美,散发出对世界充满慈爱才会有的温暖。

可以说,史铁生从苦难中体悟出,爱不是卿卿我我的小事,更不止于族群繁衍的必要程序,而是人类受命于上苍之神的一份责任,是生命据其丰富乐谱的一次次美妙演奏,他强调的是博爱,“博爱是理想,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。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,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,像在现实的强大下一个谛听神喻的时机,上帝以此危险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,暗示人们: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,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。”^{[3]79}他更以尼采之“爱命运”自慰,丰富和深化着爱的内涵,“爱命运才是爱的根本含义,才是爱的至高境界……爱命运不等于喜欢命运。喜欢,意味着占有;爱,则是愿付出。”^{[7]85}正因人类存在着不可消灭的苦难、残缺与局限,爱才显得重要,也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孤独、隔阂与不自由,互敞心魂才为爱所独具,爱才凸显其价值。

遗作《昼夜》说“爱,必是要及他的,独自不能施行……而一切及他之事,根本上有两种态度可供选择:爱与恨。恨,必致人与人的相互疏远,相互隔离。……惟有爱是相互的期盼,相互的寻找与沟通”。他认为爱可以成功应对生之苦难、死之恐惧。文中他强调了对基督信仰中爱的理念的欣赏与赞同,当论及如秋叶之静美的死,他则将赞赏目光落在佛法,那些高僧大德,修行得从容淡定,一切都了然于心。

从“史铁生遗作特辑”中,我们能看到并感受到一个有所信、有所望的智者所表达的人类之爱。也可说,这种爱不是无缘无故发生,它一定是信望之人发出的一种特别信号,那种内在丰富精神的外在表现面貌;或者说——爱,是一种更通俗更易理解与接受的普世性形式,它通向神圣的宗教精神。就如作家一直喜欢引用的《圣经》里的约伯的故事——屡受苦难惩

罚的约伯在质问上帝听罢上帝的回答后不再委曲,反而坚定了信念,明白上帝并非是你喜欢存在,而是要你热爱存在。在《昼夜》中史铁生说“基督信仰更适合于苦难充斥的白天。他从不做无苦无忧的许诺,而是要人们携手抵抗苦难,以建立起爱的天国。”显然,当作家认识到残缺乃是人生的本相与既定的苦境后,残疾与爱情,即意味着原罪与救赎,便需要在写作之夜里忏悔“白昼的已明之罪”,追寻心流与神的要求的合而为一,这种加入个体生命体验的改造过了的“原罪说”及“爱的救赎”也可看作是作家对基督教这一“爱的宗教”信仰的一种思考和认同。

“惟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。”^{[2]227}笔者不知道是不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冷静睿智的思索,让史铁生遗作中的博爱精神有了深厚与恢弘的背景,还有论及生死时对佛教虚空、禅宗静悟的营养汲取也让他下笔有了洒脱与超然的品质。他遗作文稿中对信、望、爱的分析和揭示让我们真正能认同(史铁生)是一个在写作之夜将人与写作同构的精神跋涉者,一个渐悟生死崇尚过程美学的灵魂超越者,一个浸润着宗教情怀和无边爱愿的人间赤子。”^[8]

在史铁生留下的几万字遗作中,苦难在其笔下早已纯化为丰富而深邃的精神资源,他的创作不仅关注现实和理想,关注写作和人类存在的境遇,更探微于人性的细微奥秘,时光之流中的宗教、死亡和神秘,终极关怀是他创作多维空间中不能抽去的精神主轴,值得当代人在信仰的废墟上做更多的研读来汲取营养。在此意义上,他的文字构建着一座文学的高峰。史铁生遗作散文中真诚沉静的独白,倾诉着作家的信念、希望和爱愿,他正如《圣经》中的人物约伯,“一个不逃避苦难的人,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便不会放弃希望,你总将获得永生者的大爱,就像约伯的结局一样,那就是‘信、望、爱’!”^[20]

参考文献:

- [1] 金刚经·心经[M]. 陈秋平,译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0:125
 [2] 程光炜. 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——重识史铁生[J]. 学术月刊,2013(7).
 [3] 史铁生. 病隙碎笔[M]. 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.
 [4] 新约圣经[M]. 环球圣经公会,2006:288

- [5] 夏维东. 史铁生:中国作家里的约伯[J]. 南方文坛,2011(5).
 [6] 赵毅衡. 神性的证明:面对史铁生[J]. 花城,2000(1).
 [7] 史铁生. 扶轮问路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.
 [8] 汪雨萌. 史铁生文学年谱[J]. 东吴学术,2013(3).

(责任编辑 王平)